

★ 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 ★ 获法国“情人节小说奖”

爱情盛宴

The Feast of Love

〔美〕查尔斯·巴克斯特 著
陆巧玲 黄林涛 译

爱情，
是盛宴也是幻灭；
赴宴，
却是惟一的救赎。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★ 获法国

爱情盛宴

AIQING SHENGYAN

〔美〕查尔斯·巴克斯特 著

陆巧玲 黄林涛 译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盛宴/[美]查尔斯·巴克斯特著;陆巧玲,黄林涛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3.12

ISBN 7-5407-3097-8

I. 爱... II. ①查...②陆...③黄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当代
IV. D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2851 号

桂图登字:20—2003—056 号

THE FEAST OF LOVE by Charles Baxter

Copyright © 2000 by Charles Baxter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arles Baxter

c/o Darhanoff, Verrill, Feldman Literary Agent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3 by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代理: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爱情盛宴

作者◎[美]查尔斯·巴克斯特著 陆巧玲 黄林涛译

责任编辑◎辛华兰

封面设计◎罗云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制◎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236 千字

印张◎10.25

版次◎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◎1—8000 册

书号◎ISBN 7-5407-3097-8/I·1882

定价◎17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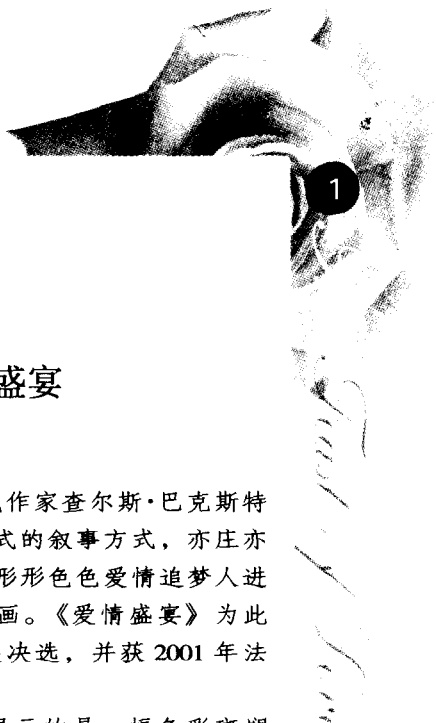
·译序·

爱情是一场盛宴

《爱情盛宴》是美国著名当代作家查尔斯·巴克斯特上个世纪的压轴之作。它以全景式的叙事方式，亦庄亦谐的语言，梦幻诡谲的场景，对形形色色爱情追梦人进行了栩栩如生而又入木三分的刻画。《爱情盛宴》为此而入围了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，并获2001年法国“情人节小说奖”。

首先，《爱情盛宴》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情爱画卷。

布雷德利的情感故事一波三折，峰回路转。他与第一任妻子凯思琳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。尽管他们的婚姻不乏甜言蜜语，尽管他们的生活也有激情迸发的时刻，但是，两个人的精神却始终无法沟通。布雷德利的游离状态让凯思琳难以忍受，凯思琳的冷嘲热讽使布雷德利苦不堪言。最后，凯思琳为了一个女人一去而不复回头。婚姻失败后的布雷德利遇上了才智过人、美艳如花的戴安娜。当时的布雷德利孤独伶仃，痛苦得难以自拔，而戴安娜尽管正与一个有妇之夫打得火热，但也有心为自己这段毫无结果的恋情画上一个句号。凡此种种，布雷德利与戴安娜的恋情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无论布雷德利对妻子的爱恋多么强烈，无论戴安娜对性爱的迷恋多么疯狂，这段婚姻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。孤苦的布雷德利尝试与狗为伴，绝望的布雷德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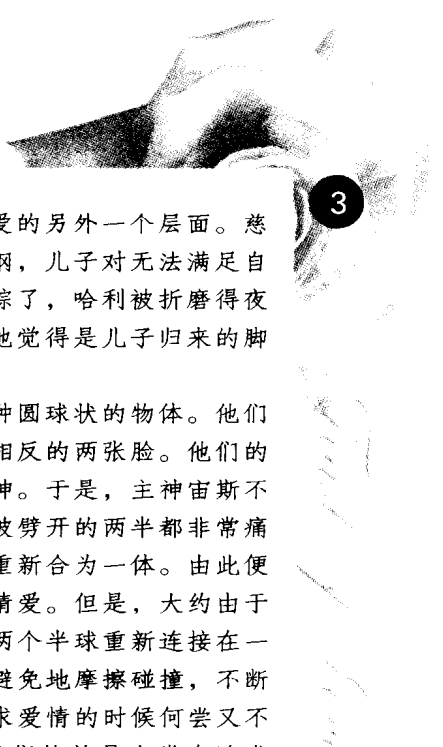
利切掉手指发泄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。最后，一度把布雷德利拖入深渊的爱情为他打开了通向天堂的大门。他爱上了黑人医生玛格丽特。这时的他深得爱情滋润，与玛格丽特不仅两情相悦，两心相通，而且他本人也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，完成了爱情的升华。布雷德利与玛格丽特的爱情达到极致，从而超越了宗教、肤色和种族。

奥斯卡与克罗尔的爱情炽热而奔放。两位年轻人可謂是新新人类的代表：他们酗酒，吸毒，整天在派对上鬼混；他们身上有刺青，舌头上有舌钉，耳朵上打满了耳洞。可是，爱情却使他们走向了成熟。他们憧憬未来，憧憬家庭生活，并毫不迟疑地遵循传统，选择了婚姻。物质生活上，他们非常地贫穷困顿；可在精神生活上，他们却拥有一个情义无价的世界。恶毒的蝙蝠（奥斯卡的父亲）无法把他们分开，死神也无法阻隔他们情深意切的爱。

凯思琳与珍妮的同性之恋惊世骇俗。两位女人因一场垒球比赛而结缘，由酒吧里的一次交谈而生情，为一次郊外之行而缘定终身。于是，她们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，在漫漫人生路上互相扶持，互相关爱。

大卫与戴安娜的婚外恋情热烈而疯狂。表面上看来，他们之间的恋情似乎停留在肉欲的层面。其实，他们对性爱的歇斯底里只不过是他们苦闷的发泄，是对爱另外一种形式的表达。戴安娜不甘于永远做大卫的地下情人，所以，她选择了和布雷德利结婚，可她的心里却时时刻刻牵挂着大卫。而大卫呢，当他得知戴安娜与布雷德利的婚约时，一向注重风度的他突然严重失态，一向理性的他突然变得不可理喻。最后，他们各自冲出了自己的婚姻藩篱，而他们之间的爱情也逐渐由绚丽变得恬淡，由短暂的疯狂变得温馨而持久。

哈利对艾伦的舔犊之情哀怨动人。哈利和艾伦之间



的父子之情为我们展示了人世情爱的另外一个层面。慈爱的父亲对叛逆的儿子恨铁不成钢，儿子对无法满足自己贪欲的父亲由怨生恨。艾伦失踪了，哈利被折磨得夜不能寐。深夜里每一个响动都让他觉得是儿子归来的脚步声。舔犊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根据希腊传说，人原本是一种圆球状的物体。他们有四只手，四条腿，头颅上长着相反的两张脸。他们的这副长相吓坏了奥林匹斯山的诸神。于是，主神宙斯不由分说，把人从中间一分为二。被劈开的两半都非常痛苦。他们急切地扑向对方，希望重新合为一体。由此便产生了尘世男女之间不可遏制的情爱。但是，大约由于他们曾经被分开过的缘故吧，当两个半球重新连接在一起时，他们的肉体与灵魂便不可避免地摩擦碰撞，不断地聚合分裂。尘世间的男女在追求爱情的时候何尝又不是这样呢？《爱情盛宴》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人类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灵与肉的挣扎。

小说给我们描述了布雷德利婚姻的几起几落，向我们披露了戴安娜与大卫的分分合合，让我们见证了克罗尔与奥斯卡的生死离别。主人公们都曾经经历过迷惘，沉醉于肉欲，迷失过灵魂。可是，他们在不断的历练中升华着自己的爱情，完美着自己的爱情，从而使之达到了灵与肉的和谐，情与欲的和美。

爱情与死亡是《爱情盛宴》的另外一个主题。在文学作品中，爱情和死亡是一对明争暗斗的孪生兄弟，它们总是如影随形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遭遇如此，罗密欧与朱莉叶的爱情也不例外。在小说中，奥斯卡和克罗尔克服重重困难，冲破层层障碍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可是，就在他们尽情地享用爱情的甘美时，死神却夺走了奥斯卡鲜活的生命。奥斯卡的肉体离去了，克罗尔对奥斯卡的恋情却与日俱增。尽管死神在伟大的爱情面前

又一次败下了阵来，但死亡的阴影却让我们感到了爱情的弥足珍贵。珍惜此刻，珍惜此情，珍惜此生，这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感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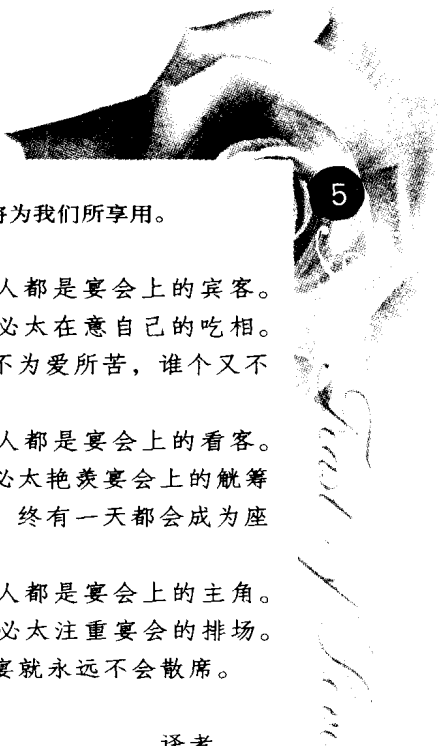
《爱情盛宴》的成功还应该归功于它的表现手法。小说采用了口述实录的形式，当事人或平铺直叙，或慷慨陈词，或直抒胸臆，或娓娓道来，为我们撩开了爱情的神秘面纱。全景式的表述，多方位的审视，多视觉的评价，交叉发展的故事情节让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作者对纷繁爱情的刻画，也让我们领略了作者驾驭语言和小说结构的功力。

最后，还是让我们回到小说的名字上来吧。

小说的名字源于布雷德利的同名画作。但愿我们能从画面上的一切感悟小说的寓意：

这幅画与那些泥巴涂抹咖啡泼溅的画截然不同。这幅画，这幅爱情盛宴色彩斑斓。一张洒满阳光的桌子——桌子上已经布置好了杯盏碗碟——流光溢彩。桌子和美味佳肴置于画面的前景，四周的背景后退，幻化成了清晰可辨的黑暗。我们把目光移向桌子。杯子里盛的不是美酒，而是光线；盘子里装满了色彩明艳的菜肴。似乎赴宴的宾客享用的不是食物，而是天穹无数明灯流泻下来的光束。食物没有轮廓，只有颜色。那种燃烧的粉色虽然浅淡，但变化强烈。幻想魔术从桌子一端流向另外一端，所有的食物都被抽象化，从而获得了明亮无比的形状。那情形仿佛是在一个明艳的夏日午后，你从电影院出来，大街上的一切都明晃晃地刺眼，你什么都看不见。那幅画就像闪光灯一样令人炫目，像白内障一样让人视力尽失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食物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时我注意到，桌子的前端似乎朝着观画者倾斜，仿佛所有的光，所有的菜肴，所有的爱，都即将倾入我们的怀里一般。爱情盛





宴就是光之盛宴，而这场盛宴即将为我们所享用。

爱情是一场盛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宴会上的宾客。餐餐也好，豪饮也罢，我们都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吃相。因为，我们这些世俗之人，哪个不为爱所苦，谁个又不为情所困？

爱情是一场盛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宴会上的看客。美酒也好，佳肴也罢，我们都不必太艳羡宴会上的觥筹交错。因为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，终有一天都会成为座上宾客。

爱情是一场盛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宴会上的主角。热闹也好，落寞也罢，我们都不必太注重宴会的排场。因为，只要有人类存在，这场盛宴就永远不会散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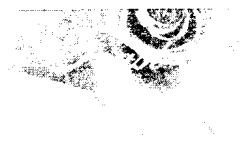
译者

2003 年 11 月于桂林

是的，有时我不仅忘了自己是谁，还忘了
成为自己。

——塞缪尔·贝克特《莫洛伊》

开 篇



序 幕

这个男人——这个苍白的活物，似乎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一——从惊恐中醒来，在被单里缩成一团。

幽暗的房间，衣橱半掩的门，还有床头柜上那盏纤瘦的松木台灯，我都无法辨认。房间对过儿有街灯远远照射过来，在窗帘上洒下一层诡谲而令人讨厌的亮光。先前所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。更糟糕的是，我记不得，也认不得自己了。我坐在床边——事实上，我乍醒还睡，心有余悸，身体微微倾斜。这里有鬼，一个未曾命名的魔鬼。它清除记忆，制造遗忘。我无法摆脱这种感觉，因为我心智尽失，因为它，我所占据的这个血肉之躯，还没有成为我。

我看着黑暗，眼前有东西漂浮。那边，就在对面的墙上，几个齿轮正在兀自转动。只见它们互相靠拢，直到轮齿相接，和谐共振。

这时，我感到她把手放在了我的背上。她已经习惯了我夜间的痴呆，几乎条件反射似的，睡意朦胧的她把手从床的那边伸了过来，抚摸着我的肩膀。于是世上的一切都即刻归位。

“查理。”她说。尽管我认不得自己，可显然我认得她：她的手，她的声音，甚至还有她睡醒时咸涩的体味。我转过身去，把她拥入怀中，借此来平静自己的心

跳。她把手贴在我的胸口。“你做梦了，”她说，“不过是一个噩梦而已。”她半睡半醒。“你之所以做噩梦，”她打着哈欠，“是因为你没有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她便又回到了梦乡。

我下床朝书房走去。我患了“本体错位症”，医生老爱这样说。我翻遍了所有书籍，哪儿都找不到这个医学术语。我想肯定是他杜撰出来的。他建议我采取散步疗法。管它叫什么名字呢，反正这种病症引发了生理上的副作用：我的心脏依然狂跳不停，我压根无法静坐或安睡。

我写下自己的名字，查尔斯·巴克斯特，我的地址，我居住的州县。我拼凑出一个单词。这个单词在我们的语言中并不存在，但它仍然拥有意义，或者应该拥有意义：微光暗淡。我是微光暗淡的。于是，我把这个单词写在自己名字的旁边。

我们在靠近一楼楼梯口的墙上装了一面古董镜子。这面镜子非常古旧，已经映射不出任何影像。镜子的表面磨损得斑斑驳驳，布满了粗粗拉拉的灰色残痕。它已经丧失了某种空间功能。同我一样，它也是微光暗淡的。现在，你无法照镜子，只能从它面前经过。镜子的深度已经被材料纹理所取代。镜子映射不出任何影像，对人亦无任何索求。它磨损得如此彻底，你对它拒绝一切的姿态只能学会接受。这便是它的美丽。

我穿上牛仔裤、衬衣和鞋子。我要走动走动。我轻快地走过那面不再映射影像的镜子。镜子照不见我，这竟让我产生了一种幻觉，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吸血鬼。只不过我吸食的不是人血，而是人的精髓。我出了家门，顺着伍德兰德路，漫步走过整个街区，来到一大片空地。我，这里的一个街坊，心里没有任何恶意，梦游似

爱

情

迷

妄



的来到这里，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再构成威胁。身处户外，我逐渐平静了下来。

这里的四邻都知道，由于地表排水问题，谁都不会在我待的这个地方建造房屋。密歇根地势平坦，水几乎静止不动。排放雨水的下水道根本无法应付暴雨。结果是每每有暴雨袭来，我们街边山丘的这块低地便会成为一片汪洋，积水数星期不退。附近的孩子倒是满心欢喜。雨水只要一停，他们便一路尖叫着冲向水塘。

头顶清澈的夜空里，月亮，这个地球疯狂的伴侣，正声情并茂地演唱着一首首歌曲。那是罗杰斯和哈特的歌曲集来着，包括《何时何地》。月亮有一副漂亮的男中音。不，不对，是街那边有人打开了音响。显然我还没有清醒，仍旧懵里懵懂的。月亮看起来压根就不会唱歌嘛。

我转身离开空地，顺着空地边朝东走去。我上了人行道。人行道连着一一条小径，通向那片叫做“垦荒林”的树林深处。弦们街上的房子也就建到此处为止。我熟悉这条小径。在过去的二十年间，我几乎天天到此散步。像我一样，我们的小狗塔莎对这条林间小径也相当熟悉。除非有松鼠出现，否则她决不会离开小径。月光下，小径显现出另一番模样。它似乎就是《美女与野兽》中的那条隧道。美女只有穿过隧道，才能到达野兽那儿。尽管我看不见隧道那头的东西，可我不需要。我闭上眼睛都能通过。

小径向左延伸，直至一片枫林。我听到有水珠在树叶间滴落的声音。不，不可能是雨滴来着，夜空里依然有星光闪烁。这是那些卷叶蝶的幼虫。它们啃食枫树和六月莓的叶子，一点一点地吞噬我们街区的这片树林。

黑夜的到来并不能让它们歇息。林子里虫害成灾。白天，太阳照耀在树林的枝叶间，仿佛春天到来似的，惨遭虫子摧残的绿叶嫩芽几乎在地面上留不下丝毫凉阴。虫子的残留物改变了土壤的化学成分，导致大部分树苗无法成活，地面上只留下难看的蓟草。这些蓟草刺大而根深，恐怖电影里常用它们来渲染鬼魅气氛。树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虫子，光裸的树干竟然变得毛茸茸的，而且在不停地蠕动。我虽然看不见它们，但它们的每次爬动，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城里的人在树林里喷洒苏力菌（我自个老爱嘟哝这三个字来着），消灭了一些害虫。小径上虫尸遍地，我那双鞋子似乎也具有黏附力，鞋底上粘满了虫子。黑暗中我每每迈动脚步，就感到鞋底上有半液体的物体蠕动。嘎吱，嘎吱。在这夜半的混沌中，我仿佛能听到树叶被蚕食的声音，能听到树林一点一点被活生生地吞噬。我无法忍受。它们，这些卷叶蝶蛾子，一点都不温和。它们贪婪成性，食欲惊人。有个朋友对我说过，在印第安纳沃霍部落，他们就是用“像蛾子一样癫狂”这个句子来描述精神病人的。

我穿过树林，来到体育馆大街。我下了斜坡，朝街拐角走去。可那儿红色交通灯冲着两个方向闪烁，我只好转身向东，朝密歇根大学足球场走去。这个足球场是全国最大的校园足球场。体育场的主体大部分延伸至地下，从这儿，先锋中学的东面，体育馆大街与主要大街的交汇处望去，只能看见体育场钢筋水泥结构的很少一部分。街上时不时有汽车驶过。司机勾着脑袋，偶尔会向我投来或是担心害怕或是咄咄逼人的一瞥。两个少年在人行道上摸黑玩滑板。他们一边并着双脚，做出令人咋舌的惊险跳跃动作，一边大呼小叫。两位少年都是一



身时尚的拉斯塔服饰，长发披肩，宽大的背心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。我看了看手表：一点半。我停下脚步，待看清四周没有巡逻车出巡后，便迈步走过了栅栏旋转门。大学计划在这儿建造一个巨大的铁栅栏，目前尚未开工。现在我是非法进入，有可能为此被捕。穿过隧道般的十九号入口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足球场的南区。

体育场内，我感到宁静的月光照在背上，于是就在—把金属椅子上坐了下来。这当儿，八月的流星雨似乎成了表演的一部分。我位于看台三分之二靠上的地方。这里座位太高，根本无法看清球场，而金属椅子又太凉，感觉谈不上舒服。然而，这个地方气势如此宏大，个人的感觉便显得无足轻重。和所有的竞技场一样，它的恢弘使得私密和孤独无处藏身。体育馆从地面挖掘而起，不但容纳观众和明星，也承载血淋淋的伤害和呐喊。它如此壮阔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它不仅仅是足球比赛的场地，也是重大事件演出的舞台。1964年，林登·拜恩斯·约翰逊总统就是在这里宣布他的“伟大社会”工程的。

秋天，在有主场比赛的每个周六，充气飞船和双翼飞机扯着广告条幅在天空盘旋。离开球时间约莫还有三个小时，街上就泊满了中西部人的汽车和旅行车。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，未饮先醉。当我在后院收拾落叶的时候，我听得到他们在半英里外潮水般的喊叫。观众遵循传统，互相唱和着呐喊助威。体育场的这边高喊“加油”，那边就以“蓝队”应和。呐喊声直冲云霄。而天空呢，也是蓝色的，只不过它无党无派而已。

月光洒在一排排看台上。在凌晨的一点三刻，我俯瞰球场。那里，一场仲夏夜之梦正在上演。

残月如钩！她勾起我欲望流连。在这个仲夏之夜，